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九十目錄

河南河南府

補遺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九十

河南河南府

蔡子英

蔡子英永寧人也元季舉進士以擴廓帖木兒薦授叅判累擢都督叅軍及王師征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濱亾去未幾陝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鬢懾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聞子英至欲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欽惟　皇帝陛下秉時而

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
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河南拘送京師
垂及渡江復得脫亾七年之久勞勤有司旣違　陛
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　陛
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
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
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
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
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蒙主將之薦仕至
知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

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盖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與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盖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

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士不宜以無禮義廉耻之俘虜而厠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受賜多矣奏入　上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志不可奪勑有司送之出塞

李郁

李郁字文煒洛陽縣人由洪武丙子鄉薦授四川邛州訓導秩滿超遷工科給事中舉正駁違無所顧忌坐事謫戍五載　朝廷方有營建將取材於巴蜀廷臣以郁薦起掄採有方應期而集洪武改元轉禮科給事中尋遷光祿寺丞復出爲長沙知府賜璽書便宜行事宣德八年召還陞行在兵部右侍郞又二年奉命鎮守山東無幾持節使交阯封王還理部事正統丁巳丁內艱服闋調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疾卒於官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郁有才智臨事明決多

歷世故鄉之後進自謂不及云

劉　淳

劉淳字文中洛陽人自幼穎敏不羣長習學問博物洽聞凡天文地理陰陽醫卜諸子百家無所不窺居家孝友工詩善屬文築室穰中以文史自娛不求聞達元末兵亂中原鼎沸避地洛陽洛陽士大夫愛其文行多樂與遊壺觴詠歌以待天下之淸　皇祖開基始出遊四方所過郡邑有司交薦辭不就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以原武令陳義薦爲其邑學訓導時兵燹之餘北方學校久廢士弗知學淳循循啓廸靡間

與者自是人文蔚興登科第者數人是時年尚未艾乃遽謝事以去占籍祥符治田舍爲定居計杜門掃軌專力著述茅屋土垣若將終身焉維時周藩方闢東書堂延訪耆宿爲世子師會有薦其學行者乃禮聘就塾淳每進講必先忠孝禮義俾王遠聲色貨利以無干訓典世子庶子輩守淳之誨咸知飭檢無驕縱氣壬午右長史闕王疏薦於朝允之其爲右長史也數有論諫如毀塌房酒務減省朴刑一切越禮度者咸更之持正匡輔不遺餘力雖游衍燕閒弗怠規諷如中和亭熙春堂簡雪軒居白齋悉爲箴銘欲王

知所警惕永樂甲申有騶虞產於封內神后山表獻京師淳作頌以張天休端禮門夾路槐盛夏如蓋偶枯皺榦歷陳咎徵進戒於王王納其言修省虔惕枯榦復榮王乃書一牌懸於樹曰攄忠槐一日自惟曰昔人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以衰老之年曳祿不巳毋乃有戾於古訓歟懇乞骸骨歸卧東門之下是時年八十餘矣華髮丹顏猶親翰墨里中子弟摳衣從游者弗拒德望風節士林慷慕學者咸稱之曰菊莊先生洪熙元年卒壽九十有七所著有菊莊集白雲小稿修辭正音四書解疑小學大學羣經要義刊

丘王叔和脉訣纂述傷寒秘要皆梓行於世

開　濟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有治才　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眞濟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　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　諭濟等條議取士之例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

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一筭畫卽有條理可為世守以得上信任益奮厲效職他部事輒為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之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宋禮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文皇卽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

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
運江南糧有二一海道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
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
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牐以節
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
負重載毎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
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
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
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
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

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於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之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脩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

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瑄
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　上嘉勞
賜寶鏹二百錠文綺二襲其分董役者爵賞有差十
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於官　弘
治間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　上允之遂建祠於
南旺以金純周長配

薛嵓

薛嵓閺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為大理
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嵓賫至北平又作

宣諭數千言刋印千紙付昺令客散北兵諸將士昺見 成祖曰 上言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昺 成祖曰 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昺死謫廣西

周 濟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初父以不羈之才遍涉江湖濟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巳危一見濟遂愈

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人至死賂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决濟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合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必以委之無不得其情者適　宣廟馭極寵中貴因有過大怒送院鞠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　上意咸避之濟曰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擬補監察御史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繫重惟都指揮是决濟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

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焉藩臬鉅公由是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公家禮鄉人咎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況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用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聲讜論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橫僭度聞於　朝廷勑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濟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得其違法狀寘於理　朝廷嘉之明年出巡宣府邊將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域見其地多磚曰此

李郁

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脩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廵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勅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濟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而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榜往允沉思之書囮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曰此非難見囮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入貢

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廵
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輙開倉賑之然後聞於朝
有司危之曰以此得罪甘心焉若俟報何啻穿井以
沃焦釜耶民頼全活者數十萬事竣出守安慶至之
明日召合郡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
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即命止其舟借
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復與僚屬捐俸
再新余忠宣祠而民之樂從者亦甚衆俗尚奢親没
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乃出令示期違

有司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闔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嚮垢爬癢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親爲綜理自濟下車之後曰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爲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爲人謙恭不立崖岸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

風流醞藉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巳對酒達旦不寐友人論文忽聞濟語即㸔復爲開示人皆立悟眞所謂豪傑之士也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縣人永樂甲辰進士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操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必得重名檢者理之於是擢爲鹽運司同知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公私便之復條奏數事曰均歲派節樣鹽二事遂著爲令癸亥丁毋憂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從之乃進陞鹽運

司益循法責效廉名大著十四年以詿誤逮至京事白　朝廷知其廉正特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司官辯疑獄不爲勢利所怵八月有邊警　乘輿出巡命留守京師既而鳳陽歲凶盜起復　勅往綏之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姦宼覬覦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户一方晏然兩淮鹺政自九疇去任多廢至是復屬兼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舊尋復勅巡撫江北諸郡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以恵民者無不極力爲之景泰初勅審録諸郡大辟囚九疇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

人三年代還適議關中重地守臣缺人特　勑以往既至華弊黜貪威望愈振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偃蹇不受約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九疇議上疏言邊城市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卹絶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之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而醜虜不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冗食耳遂從之初邊民春夏就耕田作秋冬移入具疏言邊將所以禦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恒產將何爲哉乞委邊將以止移入不

戍衛者罪之民皆稱便　朝廷以九疇兼理戎政宜
居憲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鎭其地閒　朝
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
燈而蘇軾輒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至情也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遂止繼以災異下　詔求直言復
上疏願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
以惠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優詔答之　英宗復位
思九疇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廉正人也即召爲
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中上
以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翰林檢討自幸遭

遇思圖報稱首進五事曰崇廉耻以勵士風清刑獄以召和氣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憲臺以振綱紀　上皆嘉納之因勑戒風憲乃進御史告曰　朝廷望治於憲職至矣各宜操滌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衆皆悚息風紀爲之肅清時邊事不寧將臣怠命將率諸道御史劾之事泄迈爲所訴置九疇等於理　朝廷察非其罪出爲江西右布政使尋陞四川左布政使明年召爲南京刑部尚書先在職者流於諧俗有乖清議及至肅然一歸於正大天順四年卒年六十有五訃聞　上深哀悼遣官諭祭

於其家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

惜之後諡清惠

閻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

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

極羣書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

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

丙寅以母喪歸廬於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

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

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

歸以考功員外郎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
爲教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珉無少長
皆化之曰無取闇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
毋令闇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
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
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
者或以冒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　闕奏留
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
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
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

銜尤號得人久之聲望愈隆薦擢騰沸超拜御史督畿内學校禹錫感知遇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場屋數十弊陳之皆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無疾正衣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宦遊三十年清苦蕭索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日家計如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著述甚富有自信集嘝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

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滕昭

滕昭字自明汝州人正統六年以鄉舉授監察御史巡按順天福建俱有聲績天順初擢左僉都御史佐理院事踰年以憂去　純皇嗣位詔起復巡撫遼東昭謹斥堠嚴訓練備芻粟明賞罰凡數年虜不敢近塞昭乃上疏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不報成化二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

協昭奏建吳二庶人宜移本城舊中書省居之或安
置有城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罪人不孥之
意也疏下禮部議不可遂止五年　召還復遣巡視
福建上杭有紫雲臺者鄧茂七之黨嘗據為亂昭乃
相其要害請立歸化縣治未還改視蘇松而馬馱沙
最繁盛寄治江陰民苦往返昭復請分置靖江縣
上俱報可七年拜兵部右侍郎復轉左侍郎時汪直
督西廠刺事僭橫日熾中外累足而立於是兵部尚
書項忠倡義首疏約九卿會劾詔罷西廠而御史戴
縉久不得調乃言直所行皆公直不宜革罷於是

上復命直管西廠緝遂進用直旣司廠事首發忠過
廷鞫遂坐贓罷去昭以忠故亦致仕年五十九卒於
家

耿裕

耿裕字好問盧氏縣人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淸
惠裕登景泰甲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
志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淸惠公
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
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淸惠劾奏之忤 旨出
爲江西布政使裕亦判泗州旣而丁淸惠公憂服滿

定州成化乙酉　朝廷知裕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考禮部會試預修　英宗實錄進脩撰仍充經筵講官巳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尋擢吏部右侍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吏部尚書俄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　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參賛機務弘治戊申　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裕儀觀豐偉鬚髯若神而器度弘遠人莫能窺測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裕不

甚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人者甚多至
國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勳戚年
幼者奉　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
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閱之嘉歎及
擢吏部益愼其職李孜省執左道以登顯仕庇其鄉
人故裕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錙銖持重論者
以爲得大臣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
典禮裕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
時以災異求言裕率左侍郎倪岳同羣臣等陳七事
一預節覲藩一懲宄欺弊一均平銓選一照例附選

一減造軍器一遵復舊制一裁抑侵尅大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增國賦日消乞開示條件去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得輒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近日諸邊鎮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聞捕勦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策宜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弊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遷轉之際乃至懸絶及監生考選先後互異須斟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建造軍器貯庫候用今地卑年久朽壞銹爛有名無實乞暫且停止以後減半

成造至於鈔關收稅乞免戶部差官照舊制　勅鎮
撫鎮巡委府官管理及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
許重復抽分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
崇王嘗乞詣京師朝賀　勅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
親於制不宜況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西夷貢獅子　上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
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却其物亦從之畿內多
自宮以求進者　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
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銓曹感　上知
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

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抑絶之弟禕任都督
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衆稱其無私裕爲人坦
夷公平常以關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
還　朝上章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
下者會議於　朝必持正道不可狥人意或舉人才
從衆論而用之及退朝獨居不敢以物私饋者至老
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人以爲有清惠公之
風居清惠公喪哀毀踰禮奉庶母及待弟禕禮意殊
厚與人交和易可親其學該博凡前代人物與山川
古蹟考求無所遺著有青崖稿澹菴稿若干篇

畢亨

畢亨字文亨河南府洛陽人景泰甲戌登進士第除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軒輗掌臺事兼督京儲性剛介人少當其意者獨委錢穀之任亨盡心清理宿弊頓革及凡諸道有疑獄一以付之片言之間立以剖決天順六年壬午陞福州知府臨三司事繁劇而民健訟亨蒞事區處斷決咸得其宜如素習然者衆咸畏服閩藩歲造段疋聽民自辦往往以造作不如法累及二司亨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乃設織造局於府門之右時加檢視用是所費如故而精

綫中程度舊例驛傳馬每疋率用民糧數百石然所得皆羸弱未久即斃乃痛革其弊價減其半而馬得其良數歲乃一易民甚稱之凡所施爲必爲經久計甲申陞應天府尹輦轂之下俗雜五方頗難於治且舊京百司所在凡有營爲必責於有司徵求無虛日一以公心應之非理者一切拒絕在任七年以省事節費爲先歲終計二縣所費比前政減十之三四民不受害而官事亦不廢民到於今稱之成化八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督浙西賦役自文襄後至此餘二十年八易其人矣葢浙西民俗浮靡士風囂

薄人惟利已而不恤公一不如意輒作無名詩騰𢫬當道者不及察故用者不三四年輒罷去亨至究心經制一應賦斂征調率循公道以行凡欲舉一事輒問曰舊例如何如此得無虐於官損於民乎必須官得其用民不受害然後行之有以私意相干者雖不行亦以善辭遣之然時移世變終不能以盡如其意十二年三乞休得致仕買田數畝偶得司馬溫公獨樂園故址乃曰文正公大賢君子故獨樂其樂吾安敢獨有其樂哉盍與衆共之乃與洛者舊十數人倣古人結眞率會朔望相與樂遊其間命之曰水南樂

[illegible]官時自奉儉約致政家居無良田大屋內年日
[illegible]不給然處之晏如卒年六十有九爲人質實通達
[illegible]爲城府善於詩文不事雕刻著述有復齋小藁六
卷省愆錄四卷藏於家

劉徙

劉徙字希賢河南府洛陽縣人父任華州教諭時母
張夫人夢一偉人致　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
而寤猶有見也時白夫人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生而
頭骨隆隆起相貌奇甚教諭公大異之性聰慧又絶
[illegible]學自幼所與遊皆洛陽老生知名者於是洛陽人

長幼無不知名也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叅預機務賜胡騎衷奴戊申改元弘治　上始御經筵初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偕同官上言曰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

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劄令各邊啓釁四方洊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辛酉徤率同官上言近有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旛修舉齋醮命臣等撰勑幷祝文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劄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及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報罷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甲子徤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於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

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甚卒困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俱報罷蓋自戊午以來　孝廟之御極十餘年矣益明習機務勵精治平而徤身任天下極所私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

否必反覆容喻侃侃竭忠悃而　上亦推心委用未嘗不嘉納也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奏對至則屏左右左右莫得聞時竊從屏隙中覘但聞上數數稱善　上性至孝雖望治切甚而守憲承法不變易尤惡憸嬖健等善將順德意每議及政令及積弊興革必却顧遠謀省機而發使天下隱然受其福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欷歔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匡輔　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承　先帝之後舉故事勸　上耕籍田幸太學冊大婚御經筵惠天下百

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政日廢
健率同官自劾上奏曰臣等俱以愚庸遭遇　先帝
簡任內閣委以腹心　臨終　顧命惓惓以　陛下
爲托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主持
未敢輕易求退近者讒謗公行奸邪得計變亂黑白
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諫言
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
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
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
而廢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

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
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
能一一條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
不見　允比為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
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
是則宜俯　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
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因
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
譏當時亦將貽誚方來乞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
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不報又率同官

上奏臣等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
乾清宮　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
拜受不勝嗚咽數月以來往往　旨從中出臣等不預
聞有所議擬徑自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
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托
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　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
價挾制　朝廷搖撼官府論其情罪死有餘辜而乃
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
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紀功官原開
诶伏不係對陣查近年弊政累陞數百冗員以官法

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　内府冗
員奉　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
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
玉帶濫賞無算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鈌人
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
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幸之臣况該部查出革
退之人俱係貪緣轉陞奉　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
此例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　皇莊田土巳令巡按
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
役騷擾地方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帖出外拿人累

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因　皇親家人奏懇織民侵占田土秖憑一面之辭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株連負累破家蕩產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奉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　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經奏　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　內庫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　內庫支用

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
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遷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
九也饒州磁器奉　詔蠲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
令之失十也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
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　伏乞特　賜罷
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疏　上付各該衙
門查奏華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
瑾而王岳范亨徐智爲之內應健卒亦助之　上震
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勢傾中外瑾
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

內官軍職之事行於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與謝遷自陳准致仕惟李東陽獨留不出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復逐謝遷子丕而言者悚息受禍矣久之瑾誅復原官還所罰米 上數狩邊又幸江南健每聞必嘆息不飲食曰嗟乎使帝纍衣露蓋自苦如此而吾安處家食吾死無以見先帝矣輒又憶弘治時事復不語淚潸潸下也 世宗嗣位改元詢謀遺老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不可强起乃 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成化年健嘗掌 制勑比又修 兩朝實

録成又續通鑑綱目總裁會典皆直質宏雅無溢詞又嘗主文試所第皆海内名士教子務依儉齋忠厚鄉里信而化之無間言賦性剛正理學深邃翊運三朝夷險一節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

翟瑄

翟瑄字廷璠洛陽人天順甲申登第初授奉化令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禁城及通州倉及濟寧以南河道所至有聲按應天徽州諸府至寧國廉知有二豪虐焰甚熾有司庇之莫敢發公事竣且去忽厲聲曰吾再至倉陳兒不毀倉許小官不拆船罪且死府縣

皆連坐衆相顧駭愕於是二豪者皆屏跡後復業改行焉改山東道掌道事兼總諸道奏牘名益起甲辰監禮部會試綜理有法尋擢南京大理寺左寺丞評駁惟允丁未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山西兼督雁門諸關內輯外捍務勤夙夜逆賊王良李鉞潛遣人出境構虜患且作瑄馳至忻州道阻賊衆即督官兵擒之或請報捷瑄慮及無辜執不可以常奏　上降勑獎勵加俸一級邊儲折銀民困輸納多流徙失業奏減大半歸者相屬弘治辛亥遷右副都御史入理院事陳恤刑革弊數條　上以其深切時務多賜

擦納丙辰進右都御史庚申遷刑部尚書皆在南京
寛嚴中適每斷大獄必詳加審覆未嘗苟決人皆以
長者稱之間疾作具疏乞休不允後再疏未上而卒
作令數年始以政績被徵雖若晚達竟臻顯用弟鍈
舉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

許進

許進字季升河南府靈寳縣人成化丙戌舉進士尋
丁父憂已丑授浙江道御史庚寅丁母何氏憂服闋
復除山東道御史乙未　命巡按甘肅都指揮周敏
私騎官馬奏問如律黜貪暴官數千餘人上下肅然

岷隣番夷人利其貨物潛結爲親致剽掠居民爲邊方害進於西寧候口等處增設橋寨遣指揮劉琥等分兵守之遣番僧往諭利害及禁結親邊徼遂安河州致仕兵部尚書王公竑名素重爲族姪王紹誣奏不法事進辯理寘紹於法王公從未遣人致謝進亦從無問遺之禮人兩多之丙申回京掌道事戊戌再命巡按山東憲體益舉事干官吏及豪右多自問不批行所司貪污望風解組長清等縣大小清河專通鹽船舊設二十五閘每閘夫十二名盡爲一叅政修華陽宮諸祠遨遊所役進劾奏落職減十八閘閘止夫

二名華濟寧等處濫設役夫三千餘名己亥直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不知災平反死獄數十人人服其明築孔林周垣修陵縣顏真卿沂州諸葛孔明祠而不及他曰吾崇仰在此濟南察院後一亭相傳有祟進常息其中左右以祟告進叱曰焉有避祟御史是年冬回京兼看三法司奏疏雲南太監錢能誅求煩擾交人不靖進奏罷鎮守先是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兵部尚書陳鉞附勢從人冒襲賞陞遺禦邊方御史強珍劾直直反誣奏珍以檻車徵至京下獄進不平具疏直強之冤劾汪及鉞之罪留中不出士夫

多爲進危者數日得　旨珍謫戍遼東進得罰俸三月總兵李震鎮守湖廣日一道士千以黃白術不遂恚之誣首李不軌事於直謂李回南京船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諷錦衣鍛鍊成獄　憲廟疑有冤　命都察院勘問畏勢不敢二詞進審知無他即自具冤狀以聞　上允其議禁校尉不許妄緝即日誅道士於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於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於午門幾殆壬寅擢山東副使李氏暮懷金致謝進固却之癸卯監臨鄉試揭曉之前同事欲

寘貴介一卷榜中進厲聲曰天下事俱廢盡公道幸

此事存耳若然無事不壞也同事者屢言進直議不

回乃止東昌一武職子與一生員飲酒肆中囊中有

銀四兩暮散武職子隨被殺且無首其家以為生員

殺之也訴於官不勝拷掠即誣服進視生狀知其寃

私念必酒肆中人殺之又意貪人得銀必易貨物忽

拘一縣買客人不知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市酒者

以飲之第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即欵服始獲死首於

空桑樹中其他理寃抑發奸伏東人戴而且畏之丁

未春分巡遼東六月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

錦衣衛獄八月值　憲廟賓天赦出之　孝宗即位
命爲廣西按察使俄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兼贊理軍務條陳邊備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備
戰具三曰修墩墻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切
邊方戰守利害又開種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
邊備充實奏黜將官爲害者數輩武邑王兇縱不檢
具實跡以聞　詔謫爲庶人徙大原再陳邊事八條
曰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均輸納復軍糧便接遞去
無益革冗官　上多可其奏庚戌北虜深入營長三
百里號六萬欲爲寇遲疑數月進悉力備禦案畫定戰

守事宜令各城兵馬嚴備烽火砲石相應不絕馬行
係帶於尾塵翳障天虜計難入遂稱欵叠北來小王
子引玍刺同行兩酋部落共八十營臨時入貢則欲
携玍刺同入又欲比常數增二百名　朝廷不可進
謂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稱納欵効誠意不可阻　詔
遂許以一千七百人入貢諸處分尤精悉允當北虜
凡貢三次其初入擁衆本欲爲寇賴進防禦於未貢
之先厚待於旣貢之後使　朝廷威德遠布四年之
間邊事無警其力居多奏舉謀勇堪用將官數人劾
太監石巖貪黷擄拾中傷差官勘問無實巖乃於

中排擠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旗　詔諭兗州知府辛亥九月抵任值荒旱張秋河決凡事寛平專務鎮靜衍聖公弘泰素厚進乘間曰公此來政體何與昔年異進曰昔日法官今乃郡有司耳矧吾此行小人多不足者不謂吾秉威以虐吏屬則謂吾忿懣不堪於懷吾所以優游寛適者正以絶物議也甲寅錦衣百戶仝鑾暨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應　詔上言進清慎有爲忠直不阿可當大任十一月　命爲陜西按察使先北虜大寇甘州地方殘破十二月事益急　上命都督莊鑑馬升擇京營人馬二萬往援又

用廷臣議復以進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乙卯虜酋也乜克里求於近邊貿易以爲障蔽進奏言宜照赤斤罕東番夷事例一體羈縻上陳邊事其略謂用兵之道非務多而無實在精強而有制今調到延綏等處副總兵朱瑾等人馬一萬二千名兵老財費俱宜收回京營人馬不必啓行止可於固原等處共選精兵五千名統以都指揮聽甘凉鎮巡等官調度則緩急易於應援自致克捷 詔可再奏復洮岷漢土軍官於甘凉鎮番二處備禦更調副總兵彭清各守所宜地方督勵指揮楊翥張濟等累取斬獲虜方引

去邊郵遂安哈密國在嘉峪關外幾二千里　成祖賜金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成化間與吐魯番爲讐因擄其金印而去朝廷累立其王皆爲吐魯番殺擄弘治甲寅其酋速檀阿黑麻僭稱可汗轉略罕東等處使降且令其部酋牙蘭占據哈密城池爲經久計因挾求爲忠順王聲言若　朝廷不從則大舉兵取甘肅城衆計議無所出及進巡撫甘肅謂僚佐曰往事既不能威服其心又不爲自立之計苟且爲之宜乎有今日也乃獨以哈密可復狀　上聞詔可即勑進經略進謂自古有以夷攻夷之法乃遣人

罕東赤斤也乜克里各宣布　朝廷恩威時加犒勞
又厚撫苦峪寄住夷人既得其歡心爭為用命又因
北虜小列禿之子於吐番有讐乃通和小列禿部落
俾與乜乜克力屯兵哈密吐魯番之間以斷吐魯番東
援牙蘭之路復遣人數十往吐魯番議和以款其心
謀既定乃令總兵劉寧統官軍至肅州再以副總兵
彭清統精鋭官軍同去嘉峪關隨路調赤斤罕東各
衛番兵以彭清所部及番兵之半深入二千里直抵
哈密克奪故城獲回忠順王罕慎妻女斬首百餘獲
牛馬三千器杖無算牙蘭與所部夜遁時城中居民

被牙蘭脇從者尚八千人總兵貪功暮詣進耳語曰此輩已從牙蘭且面貌不異吐番人若誅之得八百首級眞奇功也進正色曰此皆眞哈密人但被牙蘭脇耳吾此來務在安輯且得城無人城誰與守乎寧乃止既撫定居人乃全軍而還克復享闈 上賜勅奬勞進既入關即遣若峪寄住遺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犂具俾爲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乜乜克力兩部常住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吐魯番既不能逞越二載遂稱款以所虜忠順王金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丙辰以前功進右副都御史辭不允

尋詔爲陝西巡撫儀賓樊瑛淫兇事發詞連撫按三司莫敢誰何進礽至卽奏棄市陳地方事宜八條曰設驛遞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禁緩例以除民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効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　上多見採納先是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於科罰留難進至問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府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至是守巡多留心民隱鎭守

太監劉瑯貪虐跋扈巡撫莫敢誰何進數勸戒反不
遜進乃數其不法諸事欲手擊之瑯懼更爲循法進
承安福張公敷華之後關中人有張明鏡許重磨之
誣丁巳轉戶部右侍郎時太原周公經爲尚書亦正
人也與進同留心國計常有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
張燈具進同周公執奏不可乃止　孝皇每痛孝穆
太后上仙求其族不獲乃施恩后家但益其富弗假
政權而公及文端公志全　主德嘗上言　東宮親
王則例每畝徵銀三分獨以五分厚戚氏是恩有偏
施例爲徒具戊午轉左侍郎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

無罪下獄進為疏雪得微譴時慧星見進與周公經
復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靡費會推大臣或不協
時議即正言人以為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
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豈　朝廷法意也庚申奉命
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竣即疏言實係民人承買納
稅養馬地土宜照舊管業事不得行四月北虜火篩
大寇宣大命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
總兵多帶領諸貴游子弟為叅隨諸目刱意欲叨冒
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曰叅隨諸人既以自備鞍
馬報效而來驛不得應付鞍馬廪給每日止給行糧

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買功并侵擾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五月入大同即奏處糧芻百餘萬簡閱士馬屢出奇挫虜得首級六十餘諸務就緒乃叅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鉞畏縮玩寇六月二日奉 旨以叅劾將官失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尋言者詘其畏怯嬰城日守無功罷職致仕辛酉西夏不寧府部科道會薦爲陜西總制不允又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臺省任艮弼周魯等先後四十八疏謂宜起用以當重事乙丑 武宗嗣位值北虜寇大同戕遊擊事勢甚急科道復交章奏薦遂

召爲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人馬復命兼理部事疏辭不允尋陞兵部尚書仍督團營未幾命預經筵進乃上疏有伏望時敏問學痛止遊逸以古堯舜之君爲必可師以昔荒淫之主爲必當戒等語　上嘉納之方起廢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事其奏討車船頭目出常例者皆執奏不與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十餘人緝事拏賊有功得旨官校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謂賞罰　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　命一行各

邊聞之孰不解體太監陳貴錦衣千戶蕭琯總旗韋寵等各奏稱有拏賊功希圖陞職太監劉雲亦爲其姪乞官皆格不行且請治貴琯等罪以爲奏擾者之戒魏國公爲言官劾其聽信下人不法諸事定國公新寧伯各自陳乞加品級進日勳臣乃武職領袖所爲如是何以令人皆請究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者即呼至部堂大杖數十郎中林廷棡每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人心然非公不可也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爲內府做工借撥太多頻致逃亡具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

必於無事時結其歡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匠納錢諸弊反覆千餘言章凡三四上有　詔以陳新等五百餘名收充勇士極言投進濫收之弊糜費糧食俱宜革退又條陳八事其重者曰遵　成命欲將　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阻撓　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　午門等門并九門多餘內臣取回別用毋令貪緣添設曰蘇困苦欲復嘉疏所舊制革司苑局科尅軍士頓陪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前後論諫雖或不得行然　國家典章尚賴以存

者爲多海賊鈕山東爲患東南守臣奏巳殄絕進叅
劾謂事涉不明未幾果復出爲寇正德初公卿臺諫
共劾羣倖之罪衆必欲寘之極刑進獨曰此輩得漸
疎斥足矣何可激也甘露黨錮之事不可不監後丁
卯之變果如其言其先見如此十一月會推吏部尚
書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心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
才藝於抑奔競杜請託尤嚴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
某負外郎某皆結與緩必覲京秩進一日悉外補工
侍某同里閈託閹營求改吏部公對衆面語之曰君
年尚未秩巳不甲循資而徙不憂不貴乃託斯人速

化乎瑾矯　旨欲革天下提學按察司官進執奏不可謂提學作養人材之本竟得留行取推官羅鳳文選司門外不跪文選短其驕傲進曰爲推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使爲御史肯畏強禦乎卒用羅爲監察御史南京科道忤瑾盡械至京具奏南京科道俱緊要衙門欲行南京部屬暫署科道以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罰進俸刑部郎中孫燧洎一郎中劉姓者皆素識也劉候問頗而孫疎遇擬推大理寺丞竟以孫補其喜恬退類此劉公忠楊公廷和以學士進講經筵因譏諷切直忤　武廟諭改調別用二公皆自危進

擬劉南禮部侍郎斥爲南戸部侍郎未幾推劉爲南戸書楊爲南吏書俱如進擬丁卯四月　賜玉帶加太子少保正治上卿是後奸宦劉瑾始大用事一切請託悉不聽凡遇戕害士類假　詔旨廷讁進必委曲調護處以善地戊辰考察天下諸司官楊黜幾二千名甚愜公議荆州知府貪縣無比監司考語不敢署其惡進奏爲民知府復賄瑾中批留用且命查其考語來看僚屬悉懼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棄先是銓選考畢不判名第

於卷或有請託者因得上下之進每考畢即看定卷
面而以選簿挨次填註選人劉姓者一輔臣内弟也
囑進上下之進曰名第業已判定雖余亦無所庸力
竟不從纂修譯字諸色人不與清議多請託權要儒
士其人書法精楷而貧甚會纂修考選書辦其人自
分必不可得及　吉出某乃在選論者謂選法之公
自王端毅公而來惟進一人王處其易進處其難時
逆瑾竊弄威柄自輔宰以下多阿意奉承吏侍員缺
瑾意有所屬凡六推皆不用或勸進通一言進正色
曰扶同奏啟　國有明法雖百推改節乎卒行進言

初進提督團營與瑾同事進既諳練事務每操演口授方略譚笑指麾意氣閑雅瑾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一把總都指揮至將臺下杖數十不言其故如此者凡三日瑾請其故進乃出諸權貴請託札示之瑾心服後瑾得志進入吏部凡有賄瑾囑進者瑾常難之進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綱紀不至大壞者蓋淸節偉望有以素服其心耳其後瑾之欲甘心於進也乃輸臣焦芳因請託不遂積成讐恨遂謀起張綵到京因與共謀擠進適一選人賄瑾欲得房山縣丞進復拒絕不聽綵復加誣詞譖進以激瑾怒

進素重尚書周經都御史雍泰常曰周伯常雍世隆
不用吾即死不瞑目累次推薦　上起用周爲禮部
尚書復推雍爲南京戸部尚書瑾既恨之戊辰七月
推南京刑部署員外主事劉吉爲署郎中乃百餘年
舊制瑾誣爲違越遞法勒令致仕恨不觧八月御史
郭東山參宣府都御史浥瀾邊糧内有雍泰名瑾即
令查雍泰履歷以進及馬文升劉大夏俱會推薦雍
咸削爲民二子詰讃調外任庚午瑾謀諸奸黨欲重
害之又搬其大同時常籍軍丁出銀顧役爲典守者
所尅故苛爲稽察因以中之幾至不測事未决而瑾

敗用言者復其官仍致仕而已卒矣年七十有四贈
太子太保進諳練政體嘗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
須備知其可灌其可藝斯茂矣貿貿然爲之能不亂
乎立 朝無朋進用皆因公論去世幾二十年謚典
未須天下咸抱不平嘉靖丙戌巡按河南御史以爲
請詔謚襄毅後其子讀爲吏部尚書入内閣進少傅
詰爲南京戶部尚書論爲兵部尚書人爲盛德之報
云

喬縉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也少穎敏學士薛瑄見而奇之

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詩以
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
魚臺至臨清行洸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
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爲脯凡三十有六設
守津吏以司啟閉爲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
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屢屢
告艱縉行郡得湮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
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蹟奏改兵
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布政
司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鼇煞殺叙南衛千戸曹明奏

徼數下鰲路當路獄久不具縉至一訊即服未幾貴
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鄧廷瓚帥三省兵討
之以縉督餉苗誅有文綺寶鏹之賜久之縉不調仍
坐治泉之故縉知有怨者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
所著有性理觧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何鈞

何鈞字仲衡靈寶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太常寺博
士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太常寺丞少卿再遷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雁門等關時晉王妃父怙
勢驕縱有司不能制鈞至欲發其姦其人懼伏門請

罪鈞責以大義乃自戢鈞亦不較庶幾寛而有制也正德改元陞戶部右侍郎提倉場旋以足疾請告後遂致仕正德五年十月卒

李　興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冤縣知縣以憂去百姓遮道泣留起復改鄒縣尋擢監察御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言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陝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參將郭鏞怙勢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劾者鏞即令人刼於道并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　上俞其奏興

捕鏞戮於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其者嘗毆父父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與廉之以計縛至階下杖死其它鋤強戢暴皆類此布政韓其素與與不合及轉都御史郎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與逮至京師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捄其略曰邇者御史與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葢欲懲治奸頑初非有意挾私今若處之以死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令汚豪強無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上薄其罪謫戍嶺表而與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

巡奏議嵩南野錄若干卷子尚嘗父與被誣論死三
上章乞代及與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
賓州學生中鄉試

韓鎬

韓鎬字民瞻河南盧氏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給
事中陞浙江右參議屬浙大旱金衢爲甚有饑民奪
富家食以自救奸盜乘之刼掠鄉村往來東陽義烏
山中鎬聞之即詆義烏夜遣人諭之曰汝饑民欲自
救耳亦何罪吾來將賑之宜各散去否則勦殺之固
不分饑民與盜鬨者相顧愕然比明悉遁去即命各

縣發粟賑濟且令鄉村嚴立保伍以相救護料察由
是數郡肅然不復有警弘治八年陞本司左叅政寧
紹台溫四郡濵海歲輸粟數百萬於沿海各倉而鄞
縣糧長相率為奸詐稱出洋遇風沉溺復議重徵積
弊者累年鎬至復有詐者鎬曰海神之食矣何見奪
之數耶因廉得其實衆皆驚服十二年陞本司右布
政使海鹽濵海塘岸崩塌數千丈衆議塞之計費不
貲以民貧無所干辦鎬曰此事屬其當不煩官民而
可成盖塘雖决舊石皆在又今年海鹽糧長當追餘
價數千兩行令每銀若干兩脩塘一丈當衝之田亦

令若干畝脩塘一丈糧長憚於出銀誠得脩築則米
穀雜貨皆可僱役況舊石之外增添不多半歲可塞
也乃以屬鎬不三月而塘成十四年陞湖廣左布政
使中使往來者多以私鹽鬻於府縣索厚價鋪行率
至破家鎬和買之民賴以不擾十五年遷右副都御
史巡撫其地贊理軍務命下甫七日而卒訃聞遣官
賜祭

張九功

張九功字敘之河南陝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戶科

都給事中轉吏科弘治五年陞太僕寺少卿丁父憂服闋復除太僕寺卒賜祭九功性簡直寡合居言職能先其所重弘治上疏請正祀典下禮官詳考其他建白多見採納未竟其施而卒人多惜之

王尚絅

王尚絅字錦夫號蒼谷陝縣人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年十八以儒士中弘治乙卯鄉試壬戌第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正德戊辰調吏部稽勳主事尋遷驗封員外郎稽勳郎中值尚書張綵阿逆瑾勢每有私囑輒以正對

且友覆理論綵甚衡之或謂尚絅曰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絅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不閱月綵坐瑾黨誅楊邃菴爲尚書與議論多不合乞補外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開渴睡洞徃來於巵磵墅徜徉於馬牛亭隨意所適若將終身京師故舊不通一字雖徵書屢至不應起四川參政亦不赴嘉靖丙戌起陝西時陝西値虜寇邃菴自吏部尚書歸復起三邊總制見尚絅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邃菴特疏以薦聞母喪歸起復赴部中途適歲

饑奏捄荒十三事又上昭聖心述臣志疏復除山西叅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廵按御史李信以其不行磬折妄摭論列尚絅遂棄官歸吏部奏佶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尚絅宜照舊供職乃復入浙蓋亦非其志矣冬十月疾卒四壁蕭然囊無一金子三人仰體先志郤賻金四百有著谷集十二卷

許誥

許誥字廷綸號函谷靈寶人也襄毅公進之子其母夢巨虵入室覺而生公在童髫岐嶷不羣長而機神警朗望見之者無不羨其奇偉十歲治大小戴禮便

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已未登進士第
庚申選授戶科給事中奉 命清理延綏倉塲檢閱
精嚴不避權貴時有薊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
即劾其狀邊人懷之乙丑陞刑科右給事中屢疏上
時務其均考察便鮮納備要害數事迄今行之正德
初 朝廷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例宜避
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 命教司禮監官戊辰襄毅
公爲太宰直弗婞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
乃欲諂納交以通出入絕跡瑾門瑾乃大怒曰謂我
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宂

詰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
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奔赴憂制
即宦情泊如矣自是閉門掃軌潛修逖覽嚅嚌聖眞
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若將終身焉久之都御史
御史交章以薦有　詔守正不阿爲昔逆瑾所斥者
錄之遂起爲尚寶司丞復疏病還十餘年來養晦存
神蠖屈林藪壬午　世宗改元復起爲南京通政司
叅議詰曰堯舜在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仕
丙戌　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　命翰臣各舉所
知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爲經筵講官進講多所剴

切據經引史古昔興衰治亂之跡如指諸掌　帝皆聽納嘉奬復上緝熈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襍說以防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巳丑主武舉試事尋擢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乃弘奬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墳涉志弦誦而巳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櫬暴露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無稽乃以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者數十人咸加周䘏由是生

徒感德懷服又奏罷教職不稱者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因災異乃上乞察天道以平治道疏其略云 大君為天下神人之主情發中節斯用人行政順應天心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帝嘉納之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語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賜茶及禮神品物復 命各為講章以進誥衍中庸喜怒哀樂章入講 帝謂誥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 帝必躬祭事品物必 賜以為常辛卯 帝開講無逸殿宴豳風亭誥與焉明日以無逸

篇中宗受命敷之講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
離乎民中宗以天命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也　帝善其説壬辰擢吏部右侍郎
時天下人覲謂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況于涉公事以
敗名憲乎乃具奏以戒諸司　帝從之復上疏乞休
帝不允尋擢南京戸部尚書時兄弟居兩京大司徒
又出襄毅公之後父子兄弟竝至八座前此未有縉
紳榮之蒞事無私與物以誠雖議論激發而儀度宛
綽僚屬靡不敬服有司厨軍五百餘人以例更調營
操而糧賞不及各營軍士諮與具奏增之他如倉場

之弊無益之費多見裁省復上疏乞休　帝再不允甲午春將　朝賀如京忽一夕痰疾作卒享年六十有四

許讚

許讚字廷美河南府靈寶縣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襄毅進之子也進生八子伯曰詔鄉貢士次誥太子太保南戶部尚書諡莊敏次即讚次記次詩工部主事次詞鹽運使次誌青城尹次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與京焉讚生穎異弱不好弄十歲通戴氏經力學強記平時手不

釋卷弘治丙辰舉進士授大明府推官以明法舉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劉姓者負薪售諸市途拾其血刃置薪中邏者執以告拷掠之遂誣服讚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不秘形跡者乃榜市曰劉某殺人已服罪有能得其首者重賞遂得殺人者一訊即服乃釋負薪者郡稱神明焉方士妄以妖言誣讐家詞連開州民李志且旁引十餘人李志素儈者讚曰志且冤矣況濫及其他乎執捕細究已而方士果坐誣死壬戌徵拜陝西道御史乙丑以疾歸正德丙寅復入爲御史戊辰襄毅公入位冢宰以例改翰林

院編修閹瑾盜王鈇鉗織士類襄毅素不附瑾瑾銜之遂矯旨罷襄毅莊敏調全州判官讚調臨淄尹庚午丁襄毅憂瑾誅起復陞浙江僉事孝豐冦湯毛九集衆陷城邑乃分地畫籌元兇就擒戊寅陞副使廵視海道會宸濠反兩浙戒嚴潛募丁壯扼險要待之民恃安焉已卯改山西提學校士先理道而後詞章每試畢必進諸生於庭下論身心之要晉人士斌斌知向道焉辛巳陟四川叅政酉陽土酋搆兵累歲不能平徃出數語折之二酋稽首服兵罷嘉靖癸未陞按察使平反寃獄脫死籍者數十人甲申陞浙江布

政使浙賦繁重吏胥緣爲奸乃摘發其尤者置於法一應織造顏料解銀府縣擇大戶給領限完不由本司其府縣文移註爲號數循序散給杭人有許不觧担之誣丁亥陞光祿寺卿濒行以羡銀三千付汪公鋐汪私歎不已至比之於楊公四知既而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時勲貴郭勛恃權寵擅勢邊官取充戍人犯爲臺諫所論劾下刑部鞫之勲貴人恃勢無敢决者讚上疏曰明法所以重王章申天討也今不能行法於貴近可爲尊　朝廷乎　上特允之獄乃成戊子陞本部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讚上疏曰分祀

者致嚴辯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
不在禮文而在淵衷　請慎茲大典先是揚州商袁
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怙權璫韋霦之勢
嬌　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聞屬訊理權者日偵伺
皷舋爲挾持計讚不爲動竟寘恭重典棍徒童原李
紏挾詐張皇親不遂奏張宅斷　萬壽山龍脉諸違
法事及奏內閣并即署官員數十人受張賕計數萬
讚辯析其贓諸臣頼焉諸凡訐奏妄議事關國紀者
讚悉據法讞之不少狥庚寅改戸部尚書河南軍餉
舊允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他鎮者讚曰利不百不

變法乃今增役創置勞費且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令
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最者讚曰預備既有倉
今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勿從便會諸省類報災
傷因條議救荒便宜并條鹽法在減價革勸罰量地
免搭配以寬報邊之商餘鹽不過正數下商免其附
帶以制餘鹽之濫兵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
兩讚曰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及論內
府供億海戶冒濫宗室祿米十餘事俱報可御史郭
弘化疏請止採珠讚覆疏以憂天變憫民窮廣　聖
心乞　俯從其請太監奏各馬房香火地土不敷供

支乞照舊增添四十項讚指摘循襲積弊請　旨戒
飭竟未增一畝凡所規措務循舊則數報罷新議卄
毋徒狗名貽害也甲午聞高太夫人病疏乞終養不
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十五年特簡吏部尚
書候服闋蒞事既至乃上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
停無故改調之法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丁
酉考績加太子太保己亥冊　大禮成加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程途以保　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
東宮應設官僚四十餘員有求進者毅然拒之曰輔
導東宮須端人正士今一營求即是奔兢何以充選

集衆議僉同乃擬數人推上以是輔臣銜甚辛丑
九廟災引咎乞罷詞甚切　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
雖從其請而意不釋復起吏部尚書至則條奏諸弊
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壬寅　上懲邊患未寧責
在巡撫大臣專恣罪在言官各令讀考察讀乃叅稽
輿論擇巡撫脂韋骫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
其科道素乖風紀并建白無聞冗牘可厭者擬黜調
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
自立爲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前後薦起十餘
人如南科給事中曾鈞等以其資深敢言不次敘陞

其甄別流品南北各定所宜除目一下人人稱平方
面以上或以儀通問舉人監生謁選或經營美缺必
當衆發其私竟抑壓示懲每大計吏治雖憑考語猶
跡行履若官常素守爲上官所刺必留之存心險詐
干清議雖考無貶詞不曲貸甲辰春考察外官有一
二巧宦竊虛稱擬欲黜之都院不從譏指而言曰今
爲公等留此人異日害人誤國陷善類雖悔無及後
果如其言丙辰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乙巳　太廟成加少
傅歲冬素所銜者復起柄政即連疏乞休忤　旨令

闕往歸出賜金遍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山川玹疾革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涼德受　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全今已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年七十有六讚歷官五十餘年晚荷隆遇凡大典禮多遺命將事其錫予飛魚服銀瓢彩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紀讚德性崇粹意氣凝定蒞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爲主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於心不拘疏遠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

北而剤量之考覈公而恕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子姓祗嚴訓閉門息囂無敢以私入僕從穿短衣如農家裝士大夫羡其家法不釋口平生寡慾年巳七十猶作細楷政暇閱經史典籍老而不倦所著有松阜集續集諸史私論五經臆說諸曹奏議若干卷卒贈少師謚文簡

王卿

王卿字良佐弘農衛人舉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德清令後改上海令上海三年召爲戶部主事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赫名其治上海也循循然因土之故而

辨上官未之或知也卿處之淡然不疑無峻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者即瞠目視面頳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卿之去行李才數簏爾舉之若囊槁葉也民尤以是思之　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緣以爲姦利者卿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　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爲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時疫流行擇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獲罪者許以鐵贖巾

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廨舍嘗曰取足居止已矣至於出令則曰令何可遽出出必祈於行行必祈于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卿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隷坊甲之人亦以不諱乃若疏簡權倖抑遏才須理剔宄滯躬親淡泊一用淸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

王邦瑞

王邦瑞字惟賢別號鳳泉宜陽人也敏惠溫方凝靜不苟識量弘遠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應機立斷而

張弛必中要以久暫鮮毫髮出入者言擇可而發平
居退然若不出諸口至臨大節建大議衆所呶呶挺
然評之而不疑弱冠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居父憂
起復授廣德知州祖喪去職補滁州有材賢聲陞南
京刑部員外郎南京吏部文選郎中陜西按察司僉
事提督學校以詿誤謫山東濱州知州復陞陜西僉
事分巡關內道平反八年寃獄人稱神明陞本司副
使整飭固原兵備居祖母憂復補陜西副使提督學
校士喜其再至益與於學陞陜西布政司參政丁母
憂服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二年餘陞南

京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
庚戌陞兵部尚書性幼穎拔九歲知文自始學至終
老無故未嘗一日釋卷性尤喜觀史道及古今之務
禮典法制兵賦沿革繁略之變歷歷如指掌其爲文
能發心所欲言者頃刻數千言立就而俊辯可觀初
以才選儲禁林迨守三州按北地所至必以教化爲
務至以其俸入易經史百家之言貯之學官視學政
時朔正學書院羣士子肄業其中爲政雖和易坦直
至於鉤校欺漏剗劉豪黠又不爲一切恩貸如廣德
之豪夏姓滁州指揮徐爵及涇陽之孽令張某者寧

游臺臣之意雖三反不為移判故所至肅然憚而去
後則復見思自少倜儻負奇總丱為諸生屬山東盜
起即上安劉十四事河南守喈曰異哉洛陽少年廼
爾奇絕耶及兵備固原屬松石劉公視西師劉公固
自偉人見則大加器重延之幕府每事朝夕諮語將
涇邠巨盜李孟春等流刧河東西莫之攖也至則發
夷之無遺類民用大靖初以文行吏治有名其以武
略顯自茲始迨寧夏益著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
烽火貫四時歲為常内治既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
中事甚悉每有先事備虜嘗乘間一入輒失利斬其

酋而去不敢輒近塞者終在任之日西人語保障功者前後多稱之故庚戌之變衆籍籍恃以爲重云卒年六十有七

王晃

王晃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潛走晃聞變即奮我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帥兵至晃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之俄而風順

晃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
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挾溺死者無算濠易舟
挾宮女四人而遁晃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
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功守仁封新建
伯其下爵賞有差而晃仍知萬安縣久之稍遷兵部
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吏欲挾晃
趨避晃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
至執之以刃脅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
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孫應奎

孫應奎河南洛陽人正德辛巳進士初授章丘縣令徵拜給事中嘉靖十五年以言事忤　旨兩繫獄既得釋旋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謫高平縣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本部尚書被論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致仕隆慶四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應奎爲人愿謹退然如不能言及居官則鏡剖刃斷吏不能欺勢不能屈而其要卒歸于仁厚故所至人皆畏愛之

許論

許論字廷議靈寶人正德己卯舉鄉試第四人越七
年成進士奉使餉榆林邊士氣勃勃自負直將長驅
沙漠封狼居胥出理邢州以無害課最會仲叔並列
卿貳例格臺垣尋進職方既終母喪補禮部奉詔進
九邊圖論　世宗嘉納之歲庚子由尚書郎進南京
光祿少卿尋遷南京大理寺丞釋囚汪敬劉鎮冤獄
會邊事起南京交薦論材可備急邊會推京兆撫臣
者居次　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進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撫薊州始入軍上備邊十二事要以振律宣威
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練攢槽飼秣士馬一新白通

事結虜人邊襲殺守備大掠而去論督將士設伏出奇斬白通事及首虜四十人捷聞進右副都御史賜金幣躬歷諸要害築邊城增敵樓造營房計出百全登陴可守矣以勞致疾請告歸庚戌虜大入薄郊關廷臣奉詔薦論可屬大事　上覆閱圖論驗其蚤見亟召論分宜故不可羈闕下踰年得命出撫山西籌山西一如籌薊上書力卻互市厚戍嚴關壘壘數十章亡不剴切乃設亭障謹烽火列拒馬佃營田部署周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虜犯杵子塢不得入乃伺大同龍鬚墩集精鋭邀擊之虜挫復入親援桴鼓護

軍血戰以捷聞詔進兵部右侍郎賜金幣奬諭壬子
八月虜犯紫荆關督入八營兵布八陣厚待之虜聞
而遁時論業已受詔協理京營會城京師奉璽書爲
植特雲中上谷饑甚釋憾者出之督府且謀弃之甫
出關檄傳雲中兵亂殺副將笑曰治亂如治絲也急
之益棼亟發條約懸書徧諭之閭伍乃輯論疏其狀
乞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然之手條約置坐側旣
至中令誓師吾家世受國恩直將奉不肖之軀以殉
爾曹超距之日久矣寧避疆埸而就市曹意懇辭嚴
亡不人人感奮旣以軍興不給亟請發度支通鹽筴

足芻糧賡轉輸窖椋核妖民呂鶴結虜入決策擒鶴斬之獻馘者四十詔進右都御史鶴旣誅虜旋馬西向旣敗之紫塞八角堡追襲俘馘百七十有奇詔進兵部尚書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總督如故甲寅虜連營犯兎窩口業已完聚備之虜先嘗我佯遁諭督諸軍奮擊俘馘百四十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舉四十萬衆寇山西分部發兵遣輕騎擣其穴據險設伏夜出銳師破其營虜狼籍分崩死傷不可勝紀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勒標兵尾擊之至響水舖出虜不虞募死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

虜大潰墜崖覆谷膏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火鼓徹夜不絕明發殘寇號泣而遁乘勝躡之俘馘者五百三十詔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正千戶 上益多其伐召入爲兵部尚書於時北虜南倭警息日至 上患倭與患虜等集羣議下本兵論折衷上平倭九事諸軍謹奉廟略悉中機宜丙辰倭入淮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從本兵受成苗寇盧阿項與寇馮天恩會寧寇許以明陳孔榮各負固稱兵有司遞上變論決策誅首事者餘黨悉平 上故條論習兵下手札問邊方大計乃掇其要七事以

對悉當　上心大同右衛孤懸虜圍不解因陳六事

五要大率主於振厲積衰責成專任言者倀倀告悉

請罷本兵憾者主之遂免巳未虜大掠灤西　上曰

薊遼督府務得人朕欲仍用許論命甫下驩聲震邊

隅遞上便宜申條約一如嚮法庚申虜酋把都兒辛

愛大舉分寇東西論業巳完繕障簡練部伍不遺

餘力虜窺不得闌入無何伺大水峪聚精騎傳諸堞

計無堅不瑕登陴誓諸軍力戰而御迫至毀伏嶺俘

馘以聞　上賜金幣軍中尋下譽命憾者無所釋摘

以虛報邀功轞獻六俘面詰乃寢論既經略邊徼分

爲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衝援爲主守分兵奇正爲犄角至今從之歲大侵列戍嗷嗷待餉爲之請賑言者以亟請擿之遂罷核諸軍實無闌出入乃已丙寅冬十月自理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二論故於文事優率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三十年以首功計者二萬三千降者二千酋首旗纛車馬罷仗以鹵獲計者三萬五百修築邊墻以里計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之有恭襄猶絳侯之有條侯驃姚之有冠軍也　穆考即位詔復故秋謚恭襄諭祭九壇遣中書劉天衢營葬

梁震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典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誹言以相搖撼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

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
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
曰爾敢薎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
內恐爾不得用其衆也自是鎮兵稍稍歛縮十六年
春震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
出黑山門猫兒庄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
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益身先之與同甘苦
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寨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殁
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人
雲中寨直逾太原窺平陽假令震不死五堡不毋廢

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
朝廷亦思其功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壯震在邊專
練家丁時時出塞刼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營馬
盡與諸出塞刼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
其威或詢以出邊起釁者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
虜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以邀功也乃
今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入我曾搗
巢否也及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衣糧
邊將頗得其力

曹一端

曹端號月川河南澠池人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為主目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競留

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於官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祀之

吳瀚

吳瀚字受夫洛陽人少敏慧日誦數千餘言博覽羣籍發爲文辭逈出流輩與弟瀛同舉鄉薦又同第進士初授南京山西道御史性素介直自負慨然有埋輪之志會中官廖鵬播虐河陝事發逮詔獄羣黨猶曲護之冀得末減乃抗疏列鵬罪狀竟寘重典時論快之陞江西按察僉事所涖湖西訟訴繁委乃省文例詳聽斷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嘗平反疑獄其人感

泣繪像祠之陞湖廣布政參議守辰沅諸郡歲旱率
吏民徒步雩禱雨隨沾足郡人歌頌其事時流殍載
道請於撫臺發廩賑貸議欲行勘瀚曰勘則遲久亡
者過半矣竟發之撫臺益疏薦其賢陞陝西副使整
飭延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出沒無常悉討擒之
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復陞山西按察使瀚法比精練
爲衆推服凡大獄訊決罔留囹圄無淹禁陞右布政使
轉左使是歲虜酋擁衆寇太原城素無備誓衆分部
固守而躬督糧出犒師已而援兵四集士獲宿飽衆
賴以安又議築外城以固保障晉人至今德之陞應

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畿甸兼督三關値邊疆多壘遺戍罷常乃廣積貯修器械簡士馬嚴校閱匝月而戰守之具各備又以馬水口李家領爲宣大要衝乃剷壁築垣增屯置戍備戒孔嚴後虜果至浮圖峪不得入議者以二堡經略爲有功焉無何以事忤時議以田籍聽用於是乃還洛屏迹山墅人罕見其面撫按薦其經濟可以匡時清忠可以厲俗宜亟起用以慰人望而竟以疾不起年六十有三瀚簡重沉容遇事能斷雖糾紛盤錯從容暇裕不動聲色史能稱於時性樂易不自岸異人尤樂從之事親孝

勵諸弟友愛雖通顯澹素如布衣時喜聲律聽者
集古句千餘首彙帙藏於家子三長三樂領省解第
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官駕部郎中次三聘舉人

補遺

齊　魯

齊魯河南嵩縣人洪武初進士授監察御史鯁介敢
言嘗以言事觸　上怒命力士擊落二齒魯徐拾之
曰此二齒當送史館　上默然者久之自是益重其
人歷遷都御史

張用瀚

張用瀚字志本河南府郟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正統元年進員外郎出納謹飭操守不渝四年調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六年陞驗封司郎中於公侯襲爵及百官封贈惟守舊章無所觖法尚書王直喜其謹厚特薦陞吏部右侍郎未幾同官忌之搆以罪戾謫陝西右參議歷參政卒于官

何濬

何濬字秉哲河南府靈寶人正統中以貢士知象州値洞蠻黃甫榮叛濬親往宣示 德意遂致欵服後入覲甫榮率所部護送出境改知道州有宦官侵民

用二千餘頃濬以狀聞卒歸其地于民陞南康知府修白鹿洞書院廣搆齋舍聚屬邑子弟讀書其中延知名士胡居仁等六人以教之一時造就者甚衆以致仕歸所在皆祀于名宦

戴珙

戴珙字廷璧河南府澠池人景泰中進士授監察御史天順初巡按真定劾總兵官石彪不法謫博野知縣時大風振搖禁殿天色昏慘召還原職清理在京三千營凡軍士爲權貴役占者悉奏歸伍成化元年恩縣民劉甫聚衆募緣惑衆有僧冢鬪執僧三百人

赴京　憲廟命珙鞫之察其非罪奏爲釋免累官山東布政使以致仕歸

李　情

李情字宗善河南府靈寶人弘治中進士授御史彈劾不避權倖逆瑾啣之謫驛丞瑾誅起僉事陞江西副使姚源洞賊王察等叛情率兵討之竟爲賊所殺事聞贈按察使錄一子入監賜祭于家時登封李錫爲主簿尉氏馬聰爲饒州照磨同死于難

陳　相

陳相字君輔洛陽人正德末進士知崇德縣事爲人

剛果庭無留訟吏不敢欺強悍斂跡時中貴用事其黨至邑者賂遺之相獨不為禮一切裁抑唐侍御廉得其狀有不畏強禦旁邑咸羞之獎擢為御史

喬佑

喬佑字德徵河南洛陽縣人嘉靖八年進士由行人選南道御史丁憂改補貴州道巡按遼東應天建言降階州判官累陞山東參議

楊松

楊松字惟喬河南衛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山西道御史建言降山西布政司照磨六年

陞盧州府推官累陞山西副使卒

董定策

董定策號崑星洛陽縣人中萬曆丁酉鄉試甲辰會試授真定府推官庚戌行取壬子實授湖廣道御史巡中城北城巡蘆溝甘肅巡按丙辰卒父堯封戸部亞卿夙持風節定策司理畿輔皭然不染綽有父風選入臺中議論鑿鑿不與俗伍惜未竟其施也